

清平
著

Wu Wei

一类人

作家出版社



汉花园青年诗丛

清平
著



汉花园青年诗丛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类人/清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11

(汉花园青年诗丛/姜涛主编)

ISBN 978 - 7 - 5063 - 4084 - 7

I. 一… II. 清…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735 号

一 类 人

作者: 清 平

责任编辑: 黄国弋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5 × 210

字数: 80 千

印张: 6.25

版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084 - 7

总定价: 90.00 元 (全六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在1950—1960年代，诗人奥登以耶鲁大学的名义，在全美范围内每年编选一套新锐诗人的作品集——“耶鲁青年诗丛”，该诗丛的入选者后来都成为叱咤美国文坛的精英。借鉴上述方式，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北京大学中坤诗歌发展基金的支持下，决定自2007年起推出“汉花园青年诗丛”，每年遴选出4—6位集新锐与坚实于一身青年诗人，将他们的作品编入诗丛，以展示当代诗歌写作的最新活力，呈现一种严肃、纯正的诗歌标准。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

主编 臧棣 姜涛 周瓚

本诗丛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坤诗歌发展基金赞助

自序

这篇序言，本应出自我妻子崔娟娟之手。她是除我自己之外最了解我的诗歌，并且能够最诚实地批评我诗歌的唯一人选。虽然我最终未能说服她写作这篇序言，但我还是愿意先简要转述一下她对我诗歌的大致看法。

在我1990年至今写下的200余首诗中，她读过和听我读过的约占三分之二。对这些诗，她的基本看法是：诗歌技术在进步，但诗歌质量在倒退。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现在的诗歌我不喜欢，它们思虑太多，激情太少。她认为我写得最好的两首诗是《孔子》和《风中站立》，而她最喜欢的一行诗是“非洲原野上散漫的动物多么像一个过去的人”。近年的诗作中，只有《答友人》、《秋夜》、《东华路一带》等少数几首她觉得还可以。我1990年前后写下的作品她认为虽然过于简单，但比起我的近作反倒自然可亲得多。总的来说，她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劲没用对地方，有的诗从第一行开始劲就用偏了，有的诗刚刚出现好苗头就被我硬生生摁了下去，原因是我太拘谨于语言节奏的一致性，过于追求一首诗形式的整体氛围了。

我一向认为，诗人写一首诗，就犯一个错误。我们头脑中想要创造出的那一首杰作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被另一首诗取代了。一个成熟的诗人不会为此苦恼，因为这是一个简明的事实，我却竟然苦恼了十几年，而且不知道从何时起，在我对诗歌优劣的判断中出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周期：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我曾经极为赞赏的诗篇竟然那么差劲，放眼望去，哪里有什么好诗？不单我自己的诗一无是处，就连里尔克、史蒂文斯、奥登那样我素来喜爱的诗人的诗也变得那么乏味无趣。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它带来的是对诗歌写作本身的怀疑。每当这时候，我只能读两个人的东西，古龙和博尔赫斯。古龙让我沉迷进去，忘掉诗歌，博尔赫斯则让我完全放松，在虚构文字的底线上呼出一口气。这种状况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又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然后又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消失。从2002年到现在，这种状况好像已很少出现（我的记忆并不可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用电脑键盘代替钢笔来写作，如果这就是原因，那么肯定会有人觉得可笑，而我认为这是物理细节应有的力量——从童年到现在，我一直对事物的物理性有着天然的敏感。

从上面的陈述可以看到，我对诗歌写作缺乏持久的坚定，或者说我面对诗歌时不具备一个普遍理智的专业头脑。诗歌写作对于我，很多时候是一个孤立的召唤，写一首诗只是写一首诗。我知道很多诗人并非如此。诗歌使命感和对诗歌生涯的自觉意识使他们的写作井然有序，自律甚严。有时我想，我的诗歌如此凌

乱，并不是技艺不够，而是我对诗歌写作的态度有问题——我没有像敬畏神秘那样去敬畏诗歌写作，或者说，相对于世俗生活，我对诗歌写作的责任感远远不够。对我来说，诗歌是一样好东西，但我仿佛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格来享用它之前就僭越地享用了它了。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先后因诗歌感到莫大的虚荣和莫大的沮丧。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南京的《雨花》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短诗，是我自然投稿被采用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一个中学生在省级刊物发表作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享受虚荣心的同时我还有另外的骄傲：我觉得我的诗是那本杂志里最与众不同的一首。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我就在《诗刊》和《文学报》上看到了内容和写法都差不多的别人的诗歌，不久之后我更在五十年代的《诗刊》上也看到了相类似的作品——十来本旧杂志，几乎每一本里都有这类作品。我洋洋得意的一首诗不过是陈旧的滥觞，耳边的恭维全成了讥嘲。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的主要动力：我努力想写出打上我个人标签的诗歌来。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将自己置身于潮流和经典之外，一心一意研制自己的诗歌标签，努力的结果是弄出了一大堆艰涩生硬的诗歌废品。当时我并不知道写作的第一步应该是模仿而不是创新，所以虽然感觉到自己的写作有问题，却不知道问题关键在哪里。回头看去，我只是觉察到自己的诗歌太不通顺，读起来很不舒服。

1990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我无法确定真正的原因是什

么，我只是感觉自己好像大致能够写出自己想要写的诗歌了。现在回头去看，那时候的诗歌过于简单了，但至少已经有了存在的资格。1990年至今，有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1997年是《孔子》，《风中站立》；2000年是《鱼》；2002年是《秋夜》，《蝙蝠》等。2002—2003年是我迄今写作最丰的两年，这两年写下的二十多首诗歌使我可以不再为从事这项工作汗颜。

除少数篇章外，我的诗都由对时光的消解构成。人最惧怕的是时光的流逝，和流逝中的某些改变，但在写作中，真正感到惧怕的人并不多。然而毫无顾忌地写生死、衰老、疾病、凶器，尤其是心无芥蒂地写时光流逝，我在十多年前就办不到了。一个词，一种口气，一样东西，都会让我突然警惕，怕它在冥冥中损害我今后的命运。我所忌惮的，不单是时光变迁所暗含的某些逻辑结论，同时也包括了那些微露端倪而并不确定的词语谶意，所以我在写作中总要不断地拧一下，拧一下，总在消解。我想我在写作中确乎是迷信的。十年前我就对西渡说过，我提倡安全写作，或者写作的安全性，在这一点上我直到今天没有任何改变。对我来说，写作的安全原则永远高于一切。从安全原则出发，我在写作中抵触事物的必然律，倾心于对偶然的探访、挖掘和营造。由此可知，我的诗歌比较不自然。

清平，2006，11-12

目录

停顿 / 1
卜师 / 2
里尔克 / 3
卡瓦菲斯 / 4
博尔赫斯 / 5
偶然的花衣裳 / 6
祖先和亲人 / 7
梦想 / 8
夜歌 / 10
悼念一个人 / 13
诗经 / 15
尼安德特 / 16
昆虫(之一) / 18
理想的虚假 / 19
甜蜜 / 20
碌碌无为者 / 22
小小的知情者 / 23
通惠河 / 24
我想到这短短的一幕 / 25

我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少 / 26
春天的书房 / 28
献给娟娟的十四行诗（选篇） / 29
孔子 / 36
风中站立 / 38
盛夏一日 / 41
异国 / 43
乌云 / 45
反贪手记 / 46
一类人 / 47
当我老了 / 49
新生活 / 52
短歌,9月7日 / 53
短歌,9月11日 / 54
即时的哀歌 / 55
蓝图 / 56
回家 / 57
我所看见的一辆车 / 60
鱼 / 61
鸽子 / 62
我的手,我的脚 / 63
写给朋友的诗 / 64

地上的风,地上的人类 / 65
雨中的房子 / 66
安定门落日(之一) / 67
病中(之一) / 68
小昭 / 70
神秘之泉 / 72
他们 / 73
秋天最后一缸酒 / 74
安定门落日(之二) / 75
沙漏 / 76
回忆,生活 / 77
机器 / 79
动物 / 80
镰刀 / 82
某人(之一) / 83
小钟 / 85
半条街 / 86
新疆 / 87
某人(之二) / 88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朗诵会 / 89
乡村即景 / 90
求职信 / 91

童年的素歌 / 93

幼稚 / 95

蝙蝠 / 97

漫长的夏季 / 99

春暖 / 101

鱼 / 103

菜地 / 104

答友人 / 105

东门行 / 107

续东门行 / 109

打工谣 / 110

进行曲 / 112

大海上 / 113

南小街 / 115

雪后初晴 / 117

街头即景 / 118

记叙文 / 119

富仁坊 / 121

自由的回忆 / 123

十分钟 / 125

时代一日 / 127

春天笔记 / 129

新闻杂感 / 131
哀歌,为老咪送行 / 133
四月 / 135
东华路一带 / 136
自家乡返京 / 138
秋夜 / 140
美丽(给娟娟) / 141
西行记 / 142
对话录 / 144
一件勇敢的事 / 146
夜幕下 / 147
给少数人中的一个 / 149
碗 / 151
一卷诗 / 152
窗口 / 153
9月26日 / 154
写给玛丽亚·儿玉的十行诗 / 155
初冬有感 / 156
黑暗的南坡 / 157
警句制造者 / 158
咏蝉(给林木) / 159
黑暗的北坡 / 160

爱欲诗 / 161
事物诗,一扇窗 / 163
飞机场 / 164
拆迁有感 / 166
十万兵之二 / 168
五月 / 169
一个雾天 / 170
一块石头 / 171
差一点的麦牙虫 / 173
铁马 / 175
灵魂传奇 / 176
进化论 / 178
天籁,道德,及其他 / 179

停顿

一位朋友，一种冬贮的食物
我的牙齿已渐渐不利于咀嚼
眼睛已看不见面对的事物

多少光明停留在黑夜，多少黑夜
枉背着尘世的骂名
一位朋友将它们推开

在鲜花盛开的人间，死亡多么容易
一位朋友存在于其间
但他混淆了事物的界限

一个终将归于尘土的肉体
去到远方，离尘土更远
他毕生的理想是深入大地

一位朋友带给我们的仅仅是停顿
不是花开花落，生老病死
不是时间中的怀念和遗忘

卜师

三百年前，我在无穷的循环中感到厌倦。

我想，还有多少人尚未出现：

格林汉姆，顾炎武，一位尽职的庸医。

在他们各自孤立的生活中还有多少

不为人知的永生和即逝等待着

一个陈旧灵魂的分别造访，

他将怎样被识别，被记录，被遗忘。

三百年前，有人从我的财富中取走了

属于他的那一份，留下了羞愧

那便是无限的时光。

而我只是一个空怀神谕的滞留者

在离人中享有故国的虚名。

我见到的每一次战争都已硝烟散尽。

我未曾超度过一个亡灵。